散文诗

行吟长征路

■黄亚洲

一

那是哪一个夜晚，一盏油灯，在中国江西瑞金的哪一座瓦檐下，点亮了智慧、点亮了思想的导火索？你或许应当明白，这根导火索，连着一座火山的根部。

苏区即将喷发。中国的火焰要向西北流动，以岩浆的形态。

而我们知道，岩浆，是一个以忍耐著称的民族最后的表达方式。

这是土地和天空的更新。不能让蒋介石的四道封锁线，扎紧革命的主动脉，让中国，在江西失血。

把银圆和药品分到各军团；储存草鞋，储存草一样顽强的生命力；把妇女编队；所有的文件，现在都由扁担装订。

这是一股洪流的奔涌突围。由于摩擦，这个巨大的板块，将溅起火星或者太阳。

一些山峰注定要被撞开，一些江河注定要蒸发。火山灰将以硝烟的姿态，令全世界的报章持续咳嗽，而在那些报纸的报眼里，将流出中国西部所有的大河。

这是穿草鞋的“马克思”，在中国走路。他曾经在欧洲徘徊。现在，他把出发点，定在了江西。

毛泽东也被抬上担架，他正在病中。我们知道，最初的那盏油灯不属于他，但是随着与滚滚岩浆一起奔流，他也将持续地低沉地发出一座火山的全部轰鸣，以他地地道道的、开满辣椒花的中国湖南方言。

二

也许是夜幕与夜幕没有拼接仔细，一条拉链拉开缝隙，星星点点地透出光亮。

把头颅举成火焰，同时，双脚如钟摆的人，都是勇士。之所以要赶夜路，是因为国家的事情急了，不能不从昨天的落日，取走一些火焰。

国家的事情急了，必须，举起火把赶路。

现在，八角帽上所有的红星，都在他们头顶上方，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现在，他们双脚摆动，火焰正在通过他们的手臂，直抵心脏，而我相信，只有内心深处的火焰，才能使一个民族，最终迎来曙光。

一个渡口在等着，一座危桥在等着，一章故事在等着，一部史诗的最后一句，在破晓之前的针脚处，等着！

三

——你还小，孩子，只比步枪高出半个头。

——叔叔，我要跟你们走。我没了阿爸，没了阿妈，没了伯伯，没了舅舅。没了豆荚子，我是一粒苦豆豆。我为地主老财放牛，可是，屁股上挨鞭子的，总不是牛。

别嫌我小，叔叔。开饭的时候，我可以排在最后，我吃最后一口。

正因为小，我可以缩成一颗子弹。叔叔，你们手指一扣，我就飞在最前头。我为大家报仇之后，你们，再为我报仇！

叔叔，我一定要跟你们走。今天，我已经浑身长脚；我身体里，集合了一大群牛。

我知道我小，叔叔，我哪怕再小，小成一滴眼泪，也要跟大河一起哗哗流！我憋不住了，叔叔，我要冲开一切石头！

红军叔叔，千万带我走。我知道我小，虚岁才12。可是，我知道，只要你们让我戴上一颗红星，天下的苦孩子见了我，都像见到了天上的北斗。

四

每个士兵可以挖两只红薯！每个士兵，只准挖两只红薯！

吴焕先政委下达这道命令之后，便知道，他有望突破封锁线了；他的所有将士的饥胃，一刻钟后，都会具有红薯的形状。

这位红二十五军政委一边啃红薯，一边脱下军衣，他说：必须包上一堆银圆，埋入红薯地。挂在我们腰边的手榴弹，在百姓面前，应该是秤砣。

老乡们后来使唤锄耙的时候，铁齿忽然就咬着了银圆。这时候，老乡们的眼泪就流了下来。老乡们说：喔唷，喔唷，喔唷！

后来，银圆逢水发芽，就吐出了绿叶和藤蔓。老乡们知道，这根藤蔓，后来就一直爬伸到了延安，接着又爬伸到了北京，但是这根藤蔓最初的根系，老乡们尤其知道，出在哪里。

五

不要说川北巴西村的磁场呈现混乱。巴西村依旧安宁。牦牛粪冒出青烟，一朵朵白蘑菇刚钻出草地。红军的指北针之所以颤抖不定，是由于张国焘的心脏，正在发生磁暴。

毛泽东不再挽留，只把目光坚定地投向北方。他像一位洞穿棋局的棋手，已然看到了结局：南下不过是一时的迷途，他们终究会回来的。

哦，北方，辽阔的北方，那里的大雪，将填充中国革命厚实的棉衣！

若要南下，亲爱的同志，南方的滞重的峻岭和河流，将会以脚镯的形态跟随你们，在暮色和瘴气之间，叮当作响。

红军的新旗帜已经飘扬：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指北针，藏在毛泽东宽大的衣袖中。

一年以后，南下的红军果然又回来了，焦黑的旗，疲惫的脚，又走过这个安静的村庄。他们甚至看见，这时候，点燃的牦牛粪热烟缭绕，仿佛成了烽火台，一座连一座，直指北方！

所有的智慧、思想，所有的生存、呼吸、命运，有时候，就是两个字：方向！

方向并不复杂。有时候，一颗星、一盏灯、一只扬起的袖管，你都可以从中读到革命的方向。

六

我用枪的嗓音喊叫，用手榴弹的姿势舞蹈。如果敌人不再是追兵而是大河，我就用脚步织就横向的铁索。

子弹带斜背在胸前，这是一场战争的全部声响，而那把绝不离身的大刀，是我长在背上的脊骨。如果我举着火把走路，那就是中国有一条山脉，需要在夜间耸动；如果我嚼的是生涩的青稞，那就是全中国的庄稼，都在苦候季节。

由于祖国始终在我胸中蛰伏，我的枪口会持续不断地吐出惊蛰、清明、大暑和白露。

每临黑夜，我都会把军衣上褴褛的布条、空弹匣、伤口新长的肉芽、饥饿的胃，叫拢在一起，开个民主生活会。我每次都提倡畅所欲言，关于疼痛，关于坚持，关于胜利！

我时刻准备让军号与雷电同时响起。这样，我将立即把行军改成冲锋。是的，我的手，将始终攥成拳头。这是一个士兵的标准动作；曾经，在党旗下，它就是这个形状！

红色足迹

红军柚

■周　鸿

车行黔北，如一尾鱼潜入深绿。窗外，山峦如涛，楼宇似岛，沉浮于大地的褶皱间。我们从习水县城出发，溯赤水河而上，沿一条玉带般的旅游公路蜿蜒前行。

循着一脉清冽而馥郁的香气，我们在隆兴镇淋滩村驻足。村落枕山襟水，不过几十户人家，柚子树却多得惊人。它们密匝匝挤满了房前屋后，像是守护村庄的沉默卫兵。阳光泼洒在墨绿的叶片上，每一片叶子都像一只睁开的眼睛，闪烁着温润的光。白瓣黄蕊的柚子花缀满枝头，引得蜂蝶乱舞。

这并非一片寻常的果树。在淋滩，它们有一个滚烫的名字——“红军柚”。

当年，红军在四渡赤水时，曾两次选定淋滩作为渡河点。在一场激战中，来自江西的年轻战士宋加通左脚被弹片击中，无法随大部队继续远征。战友将他托付给了淋滩村村民冉吴氏。

那是一个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赤水河畔风声鹤唳。宋加通的伤口化脓生蛆，痛入骨髓。冉吴氏大娘用香灰水为他洗去脓血，又上山采来草药，捣碎了敷在他的断骨上。此后，敌人屡次前来清乡搜家，大娘一次次冒险掩护他，几经惊险，宋加通都化险为夷。

四渡赤水纪念馆里，一本发黄的笔记本静默陈列，那是宋加通亲笔写下的心路历程。字句或许笨拙，却忠实记录着那段绝境中的鱼水深情。伤愈后的宋加通并未离去。他秘密联络失散的战友，组建了淋滩红军党支部。

那处低矮的土坯房，如今已是省级文保单位——淋滩红军党支部旧址。屋舍四周，柚树环绕。风过处，枝叶簌簌，仿佛在低声讲述那段星火燎原的岁月。

宋加通像一颗被战火淬炼过的种子，落在淋滩的土壤里，生根发芽。他娶妻生子，先后担任隆兴区武装部部长、赤水县文化局副局长等职，将余生的光热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第二故乡。然而，大山阻隔，交通闭塞，村民守着几亩薄田，日子总在温饱线上徘徊。宋加通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20世纪80年代初，年过七旬的宋加通回江西宁都探亲。看到家乡的父老靠着种植蜜柚摆脱了贫困，他心头一热：淋滩同样是红色热土，为何不能种柚？返程时，他精挑细选了几株壮实的柚苗，用湿布小心翼翼地包裹好根系，将它们带回了赤水河畔。

他把树苗种在了自家门前，悉心侍弄。3年后，枝头挂果。那柚子，皮薄肉厚，金灿灿的。剥开后，红心似火，入口清甜，令人回味悠长。

40余年光阴流转，宋加通亲手种下的那棵“母树”，依旧枝干苍劲。经它繁育的子孙，早已连片成林，绵延300余亩。当年，宋加通毫不吝啬地将枝条剪下，赠予邻里；毫无保留地将技术传授，普惠乡梓。一株、十株、百株……荒坡披绿，河谷换装。初秋时节，满目金黄，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枝头。

夕阳西下，晚霞将半个天空染成锦缎。风起，柚花香气丝丝袅袅，弥漫在田野间，顺着赤水河的波光缓缓流淌，一直飘向远方。那香气里，有历史的回甘，有生命的坚韧，更有一种名为“传承”的力量，在山河间静静回荡。

正步走

■邹贤中

精短小说

我又一次来到柏树下，抬头，挺胸，目视前方，身子微向前倾，心中默下口令：“正步——走！”左腿应声踢向空中，脚尖下压，脚背绷直，与地面平行。

见我到来，柏树摇曳。它就像是我的战友，无数次见证我的笨拙与不堪，却一丝嘲讽也不曾表露。歇息时，我抬头仰望天空。白云无法填满天空，阳光穿过空隙，一个猛子扎下来。

只一会儿，战鼓在心头催促，我又开始了练习。如果面前有一块军容镜，一定会照见我不协调的样子：左脚抬起时，右肩前倾；右腿微曲，落地时身体晃动；手臂左高右低，摆幅不一。训练时，我常被班长点名，这也是我利用休息时间独自加练的原因。

我回想着班长的示范动作，将连贯正步拆解开来，在“一步一动、快慢步、一步两动”之间切换。行至中途，我看到了6班的阿龙，他也在加练。我们相向而行，以注目礼打过招呼，又擦肩而过。很快，我转身，阿龙也转过身来，我们再次面对面了。距离不足10米时，他和我打招呼：“有进步吗？”我苦笑着说：“效果不明显。我一直无法理解班长说的‘前折后砍’。”

休息时，我们坐在树荫下，细细品味词语里蕴藏的秘密。

班长说，齐步摆臂是“前打后砍”，正步摆臂是“前折后砍”，跑步摆臂是“前推后拉”。班长是一个老兵，他将训练条例和带兵多年的心得结合，总结了一套帮助理解记忆的口令。这些口令在我心头一一闪过，像有天光照了进来，我似乎明白了什么，激动地站起来，对阿龙说：“我们试试。”

时间一点点消逝。提胯、踢腿、摆臂、砸地，我们的汗水滴答而下，在迷彩服上结出了一片白白的盐霜。

“新训结束，有一场阅兵检验，我们能行吗？”阿龙问。

我反问：“你说呢？”

他笑了。

哨音传来，是饭前的集合哨。我说：“明天，此时此地，再见。”我抬手，敬礼。阿龙回礼，说：“不见不散。”

日子像流水一样过去，终于到了阅兵检验这天。

分列式开始，20个方阵匀速移动。临近观礼台，领队发出“向右看”的口令，每个方阵的80名新兵同时吼出“一、二”，声浪响彻广场。80颗头颅齐刷刷右转45度。右脚落地的瞬间，80条左腿同时踢出，80条右臂前摆至胸前，80条左臂后摆，衣袖擦过裤缝，发出整齐的“刷刷”声。方阵如浪头推着舢板前进，以75厘米的步幅和每分钟110步的速度经过观礼台。

走过观礼台，正步换齐步。余光所至，我看见阿龙在排面里把胸膛挺得更高了。



秋天那抹红

■刘　辉

这个秋天
西北的梁峁上
黄土坡、沟壑里
开出一丛一丛的红
那么热烈，那么耀眼
顶在头上，贴在胸前
映在脸庞
红——像青春、像火苗
翻腾、奔跑、蔓延
赶跑了这里固守的
陈腐与萧条
带来几分春的信息

绿叶落尽
枣树举着干枯的手臂
一颗颗悬在风中的红枣
像被谁敲出的
一点点火星
那一枚枚霜柿
提着一盏盏马灯
给行将到来的冬天
凿开一条通往温暖的路径

秋天突然盛开的一抹抹红
在土坡上跳跃
人们看到了曙光
心里敞亮起来
骨骼里长出春天的样子
——满眼葱绿
到处一派生机

这些开在吴起镇、将台堡的红花
成为报春的种子
一寸一寸
把祖国的山河染红

记　忆

迟来的拜谒

■童　村

这天一大早，我就接到了好友展恩华的信息。展恩华是山东省平阴县作家协会主席，与我相交多年。他问我近期是否回老家，几个文友计划结伴到秦三儿故居走一走。

“秦三儿？”我下意识问道。

“就是小英雄秦培伦呀，人们不都是这么叫他的吗？”

我恍然大悟。虽然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但在人们的心目中，他还是个孩子。惭愧的是，这个在当地家喻户晓的小英雄的故居，距我老家的住所仅有25公里，可由于每次回老家都来去匆匆，我从未前去拜谒过，对他的事迹自然也就一知半解。

“你还是先给我说一说秦三儿吧！”我对这个小英雄一下子有了兴趣。

展恩华在电话那头，给我讲起了秦三儿的故事。

1932年冬，秦三儿出生于山东省平阴县洪范池镇丁泉村的一户贫苦农家，家中仅靠着几亩薄田勉强度日。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铁蹄南下，平阴、东阿两座县城相继陷落。1938年底，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挺进此地，组建了平阿基干大队。秦三儿的父亲秦子玉，被任命为基干大队的秘密交通员。

因为心中埋下仇恨的种子，秦三儿从八九岁起就跟随父亲翻山越岭，传递情报。他年龄小，不惹眼，又机灵过人，不久便成了基干大队得力的“小交通”。

1942年秋，党小组组长王东岳不幸被捕，组织急需将营救方案送交上级。考虑到大人出面容易引起敌方注意，组织决定派秦三儿去。秦三儿爽快地答应了。他灵机一动，想出一个藏情报的好办法：以割草作掩护，把情报塞进镰刀柄里。就这样，他手持镰刀，肩挎草篮，闯过一道道关卡，顺利完成了任务。

秦三儿的名气一下子响亮起来。

担任交通员后，秦三儿的活动范围更大了，平阿山区、黄河北岸和毛铺一带，都留下了他奔跑的脚印。一次，秦三儿到湿口山一带传送情报。走到半途，远远看到几个日军正在一处关卡对来往人员严加盘查。他陡然心生一计，握住镰刀划破了自己的手指。鲜血顿时染红了手掌。秦三儿随即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条，把情报裹在里面，缠在伤口上……

1947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进犯平阴，“还乡团”卷土重来，疯狂向翻身农民反扑。为了保存力量，我党政组织决定暂时转移到黄河北岸开展工作。考虑到部队南征北战，秦三儿年纪又小，组织决定将他留下来。

8月19日中午，秦三儿从村南挑着两篮绿豆往家走，被早就注意到他的“还乡团”逮捕了。敌人先是用尽花言巧语劝他投降，接着又以金钱引诱，得到的却是秦三儿的痛骂与怒斥。接下来，敌人毫不手软地对他动用酷刑，秦三儿被打得皮开肉绽。敌人一无所获，于是决定在8月22日洪范池镇大集这天公开处决他。

“乡亲们，我叫秦三儿，今天就要死在‘还乡团’的屠刀下了。临死之前，我还有话要对你们说：共产党是穷人的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我秦三儿这辈子跟定了共产党……”秦三儿昂首挺胸站在刑场上，神色镇定地说道，“今天我为革命死，革命一定会胜利！”

刑场变成了演讲台，身旁的刽子手慌了。为首的“还乡团”队长立时跳了出来，凑近秦三儿阴鸷地说道：“只要说出共产党员的名单，我保证免你一死。”

秦三儿轻蔑地怒视着他，高声答道：“我心里装的共产党员一个也不跟你们说！”

秦三儿知道接下来要接受的是怎样的酷刑。他一面把牙齿咬得咯咯直响，一面毫无畏惧地说道：“别浪费时间了，我要亲眼看着你们这些凶狠的魔鬼是怎样对我下毒手的！”

不容他再继续说下去，刽子手便残忍地割下了他的舌头。鲜血涌出，他无法言语，便用燃烧着怒火的双眼死死盯住刽子手。接着，敌人又用利刃剖开了他的胸膛……

听完展恩华动情的讲述，想象着那个年仅15岁的少年，在生命最后时刻的勇敢与决绝，我忍不住流下泪来。我想，一个人的勇敢与不屈是在骨头里生出来的，就像一个人的信仰是从心里长出来的一样。

“去小英雄故居看一看。”我喃喃自语。这一课，欠了太多年，该去补上了。



雪山高歌（油画）　高　阳作

第六七八二期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